

倚天屠龍記

卉漢毛 萇傳

後漢鄭

玄箋

唐陸德明釋

毛詩正義序

唐孔穎達 撰（我未校）

夫《詩》者。論功頌德之歌。止僻防邪之訓。雖無為而自發。乃有益於生靈。六情靜於中。百物蕩於外。情緣物動。物感情遷。若政遇醇和。則歡娛被於朝野。時當慘黷。亦怨刺形於詠歌。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。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。發諸情性。諧於律呂。故曰「感天地。動鬼神。莫近於《詩》」。此乃《詩》之為用。其利大矣。

若夫哀樂之起。冥於自然。喜怒之端。非由人事。故燕雀表啁噍之感。鸞鳳有歌舞之容。然則《詩》理之先。同夫開辟。《詩》迹所用。隨運而移。上皇道質。故諷諭之情寡。中古政繁。亦謳譟之理切。唐虞乃見其初。犧軒莫測其始。於後時經五代。篇有三千。成康沒而頌聲寢。陳靈興而變風息。先君宣父。釐正遺文。緝其精華。褫其煩重。上從周始。下暨魯僖。四百年間。六詩備矣。卜商闡其業。雅頌與金石同和。秦正燎其書。簡牘與煙塵共盡。

漢氏之初。《詩》分為四。申公騰芳於鄢郢。毛氏光價於河間。貫長卿傳之於前。鄭康成箋之於後。晉宋二蕭之世。其道大行。齊魏兩河之間。茲風不

倚天屠龍記卷之〇

（第一頁）

己亥歲次九月 子康自作用書

（第二頁）

己亥歲次九月 子康自作用書

墜。其近代為義疏者。有全緩。何胤。舒瑗。劉軌思。劉醜。劉焯。劉炫等。然焯。炫。並聰穎特達。文而又儒。擢秀幹於一時。騁絕轡於千里。固諸儒之所揖讓。日下之無雙。於其所作疏。內特為殊絕。今奉敕刪定。故據以為本。

然焯。炫等。負恃才氣。輕鄙先達。同其所異。異其所同。或應畧而反詳。或宜詳而更畧。準其繩墨。差忒未免。勘其會同。時有顛躓。今則削其所煩。增其所簡。唯意存於曲直。非有心於愛憎。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。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。對共討論。辨詳得失。至十六年。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。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。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正。凡為四十卷。庶以對揚聖範。垂訓幼蒙。故序其所見。載之於卷首云爾。

第一回 毛詩卷第一

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文附

第一節 周南關雎訓詁傳

毛詩國風 鄭氏箋

一 關雎

后妃之德也。風之始也。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故用之。人焉。用之。邦國焉。風。風也。教也。風以動之。教以化之。○詩者。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。發言為詩。情動於中。而形於言。言之不足。故嗟歎之。嗟歎之不足。故永歌之。永歌之不足。不知手之舞之。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聲。聲成文。謂之音。治世之音。安以樂。其政和。亂世之音。怨以怒。其政乖。亡國之音。哀以思。其民困。○故正得失。動天地。感鬼神。莫近於詩。○先王以是經夫婦。成孝敬。厚人倫。美教化。移風俗。○故詩有六義焉。一曰「風」。二曰「賦」。三曰「比」。四曰「興」。五曰「雅」。六曰「頌」。上以風化下。下以風刺上。主文而譎諫。言之者無罪。聞之者足以戒。故曰「風」。至於王道衰。禮義廢。政教失。國異政。家殊俗。而變風。變雅作矣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。傷人倫之廢。哀刑政之苛。吟詠

倚天屠龍記卷之一

第一頁

己亥歲次九月 子康自作用書

第一回 毛詩卷第一

第二頁

己亥歲次九月 子康自作用書

情性。以風其上。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。故變風發乎情。止乎禮義。發乎情。民之性也。止乎禮義。先王之澤也。是以一國之事。繫一人之本。謂之「風」。言天下之事。形四方之風。謂之「雅」。「雅」者。正也。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。故有小雅焉。有大雅焉。「頌」者。美盛德之形容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是謂四始。詩之至也。然則關雎。麟趾之化。王者之風。故繫之周公。「南」言化自北而南也。鵲巢。騶虞之德。諸侯之風也。先王之所以教。故繫之召公。周南。召南。正始之道。王化之基。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。憂在進賢。不淫其色。哀窈窕。思賢才。而無傷善之心焉。是關雎之義也。

○關關雎鳩。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
○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
○求之不得。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

○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

○參差荇菜，左右芣之。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。

關雎五章。章四句。故言三章。一章章四句。二章章八句。

釋文 五章是鄭所分故言，以下是毛公本意。後放此。

二 葛覃

后妃之本也。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。躬儉節用。服澣濯之衣。尊敬師傅。則可以歸安父母。化天下以婦道也。

○葛之覃兮。施于中谷。維葉萋萋。黃鳥于飛。集于灌木。其鳴喈喈。

○葛之覃兮。施于中谷。維葉莫莫。是刈是濩。為絺為綌。服之無斃。

○言告師氏。言告言歸。薄汙我私。薄澣我衣。害澣害否。歸寧父母。

葛覃三章。章六句。

三 卷耳

后妃之志也。又當輔佐君子。求賢審官。知臣下之勤勞。內有進賢之志。而無險詖私謁之心。朝夕思念。至於憂勤也。

○采采卷耳。不盈頃筐。嗟我懷人。寘彼周行。

○陟彼崔嵬。我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。維以不永懷。

○陟彼高岡。我馬玄黃。我姑酌彼兕觥。維以不永傷。

○陟彼砠矣。我馬瘠矣。我僕痛矣。云何吁矣。

卷耳四章。章四句。

四 樛木

后妃之志也。又當輔佐君子。求賢審官。知臣下之勤勞。內有進賢之志。而無險詖私謁之心。朝夕思念。至於憂勤也。

○南有樛木。葛藟荒之。樂只君子。福履綏之。

○南有樛木。葛藟荒之。樂只君子。福履將之。

○南有樛木。葛藟荒之。樂只君子。福履成之。

樛木三章。章四句。

第二回 論語注疏

第一節 學而第一

音義 以學爲首者。明人必須學也。凡十六章。

疏 正義曰。自此至堯曰。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。當弟子論撰之時。以論語爲

此書之大名。學而以下。爲當篇之小目。其篇中所載。各記舊聞。意及則言。不爲義例。或亦以類相從。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。道國之法。主友之規。聞政在乎行德。由禮貴於用和。無求安飽。以好學。能自切磋而樂道。皆人行之大者。故爲諸篇之先。既以「學」爲章首。遂以名篇。言人必須學也。爲政以下。諸篇所次。先儒不無意焉。當篇各言其指。此不煩說。第順次也。一數之始也。言此篇於次當一也。

子曰「學而時習之。不

亦說乎。

有朋自遠方來。不亦樂乎。

注

馬曰「子者。男子之通稱。謂孔子也。」王曰「時者。學

者以時。誦習之。誦習以時。學無廢業。所以爲說。憚」

包曰「同門

人不知而不愠。不亦君子乎」

注

愠。怒也。凡人有所

疏

「子曰學而至「君子乎」。

學爲君子也。「子」者。古人稱師曰子。子。男子之通稱。此言「子」者。謂孔子也。「曰」者。說文云「詞也。从口。乙聲。亦象口氣出也」。然則「曰」者。發語詞也。以此下是孔子之語。故以「子曰」冠之。或言「孔子曰」者。以記非一人。各以意載。無義例也。白虎通云「學者。覺也。覺悟所未知也」。孔子曰「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。使無廢落。不亦說懌乎。學業稍成。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。從遠方而來。與已講習。不亦樂乎。既有成德。凡人不知而不怒之。不亦君子乎」。言誠君子也。君子之行非一。此其一行耳。故云「亦」也。

夾注之後。插入一段。文字距離多遠。正合適。

覆。割注注文前後皆 O.2.2W。正合適。注文前以標點隔斷。

注文後利用割注定義自動插空白。

倚天屠龍記卷之二

第五頁

己亥歲次九月 子康自作用書

第二回 論語注疏

第六頁

己亥歲次九月 子康自作用書

一 蔡寬夫詩話云：近時樂家多為新聲，其音譜轉移，類以新奇相勝。故古曲多不存，頃見一教坊老工言：「惟大曲不敢增損，往往猶是唐本，而絃索家守之尤嚴，故言涼州者謂之『濩索』，取其音節繁雄；言六么者謂之『轉關』，取其聲調閑婉。」

二 陳第嘗言：「時有古今，地有南北。」

第三回 其他文選

第一節 閩海贈言

沈有容字士弘，號寧海，寧國府宣城縣人也。明萬曆中破蒙古，克女真，從征倭寇。萬曆三十二年復往澎湖退和蘭（荷蘭）夷，韋麻郎等。天啓中調駐山東，以禦後金。一生屢建奇功，天性豪爽，文韜武略，實一代良將也。輯閩海贈言一書，錄閩縉紳之贈文。時臺灣之風土史料，幸賴是書以存焉。活了90

歲按：68歲。

一 東番記

陳第

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，居澎湖外洋海島中，起魷港，加老灣，歷大員，堯港，打狗嶼，小淡水，雙溪口，加哩林，沙巴里，大幫坑，皆其居也。斷續凡千餘里，種類甚蕃，別為社，社或千人，或五、六百，無酋長，子女多者，眾雄之，聽其號令。性好勇，喜鬥，無事晝夜習走，足蹋皮厚數分，履荊刺如平地，速不後奔馬，能終日不息。縱之，度可數百里。鄰社有隙，則興兵，期而後戰，疾力相殺，傷，次日即解怨，往來如初，不相讎。所斬首，剔肉存骨，懸之門，其門懸骷髏多。

倚天屠龍記卷之三

第七頁

己亥歲次九月 子康自作用書

第三回 其他文選

第八頁

己亥歲次九月 子康自作用書

者，稱壯士。地暖，冬夏不衣。婦女結草裙，微蔽下體而已。無揖讓拜跪禮。無曆日文字，計月圓為一月，十月為一年，久則忘之。故率不紀歲。艾耆老髦，問之弗知也。交易，結繩以識。無水田，治畬種禾，山花開則耕，禾熟，拔其穗，粒米比中華稍長，且甘香。採苦草，雜米釀，間有佳者，豪飲能一斗。時燕會，則置大疊團坐，各酌以竹筒，不設肴。樂起跳舞，口亦烏烏若歌曲。男子剪髮，留數寸，披垂。女子則否。男子穿耳，女子斷齒，以為飾也。（女子年十五、六，斷去唇兩旁二齒。）地多竹，大數拱，長十丈，伐竹構屋，茨以茅，廣長數雉，族又共屋，一區稍大，曰公廨，少壯未娶者，曹居之。議事必於公廨，調發易也。娶則視女子可室者，遣人遺瑪瑙珠雙，女子不受則已。受，夜造其家，不呼門，彈口琴挑之。口琴，薄鐵所製，齧而鼓之，錚錚有聲。女聞，納宿。未明徑去，不見女。父母自是宵來晨去，必以星。累歲月不改。迨產子女，婦始往婿家迎婿，如親迎。婿始見女父母，遂家其家。養女父母終身，其本父母不得子也。故生女喜倍男，為女可繼嗣，男不足著代故也。妻喪復娶，夫喪不復嫁，號為鬼殘。終莫之醮。家有死者，擊鼓哭，置尸於地，環以烈火，乾，露置屋內，不棺。屋壞重建，坎屋基下，立而埋之，不封。屋又覆其上，屋不建，尸不埋。然竹檻茅茨，多可十餘稔，故終歸之土，不祭。當其耕時，不言不殺。男婦雜作山野，默默如

也。道路以目。少者背立。長者過。不問答。即華人侮之。不怒。禾熟復初。謂不如是。則天不祐。神不福。將凶歟。不獲有年也。女子健作。女常勞。男常逸。盜賊之禁嚴。有則戮於社。故夜門不閉。禾積場。無敢竊。器有床。無几案。席地坐。穀有大小豆。有胡麻。又有薏仁。食之已瘴癘。無麥。蔬有蔥。有薑。有番薯。有蹲鴟。無他菜。果有椰。有毛柿。有佛手柑。有甘蔗。畜有貓。有狗。有豕。有雞。無馬。驢。牛。羊。鵝。鴨。獸有虎。有熊。有豹。有鹿。鳥有雉。有鴉。有鳩。有雀。山最宜鹿。侯侯。千百為群。人精用鏢。鏢竹棟。鐵鏃。長五尺有咫。銛甚。出入攜自隨。試鹿鹿斃。試虎虎斃。居常禁不許私捕鹿。冬。鹿群出。則約百十人。即之。窮追既及。合圍衷之。鏢發命中。獲若丘陵。社社無不飽鹿者。取其餘肉。離而臘之。鹿舌。鹿鞭（鹿陽也）。鹿筋亦臘。鹿皮角委積充棟。鹿子善擾。馴之。與人相狎。習篤嗜鹿。剖其腸中新咽草。將糞未糞者。名百草膏。旨食之不饜。華人見。輒嘔。食豕不食雞。蓄雞任自生長。惟拔其尾飾旗。射雉亦只拔其尾。見華人食雞。雉輒嘔。夫孰知正味乎。又惡在口有同嗜也。居島中。不能舟。酷畏海。捕魚則於溪澗。故老死不與他夷相往來。永樂初。鄭內監航海諭諸夷。東番獨遠。竄不聽約。於是家貽一銅鈴。使頸之。蓋狗之也。至今猶傳為寶。始皆聚居濱海。嘉靖末。遭倭焚掠。迺避居山。倭鳥銃長技。東番

倚天屠龍記卷之三

第九頁

己亥歲次九月 子康自作用書

第三回 其他文選

第十頁

己亥歲次九月 子康自作用書



獨恃鏢。故弗格。居山後。始通中國。今則日盛。漳泉之惠民。充龍。烈嶼諸澳。往往譯其語。與貿易。以瑪瑙。磁器。布。鹽。銅簪環之類。易其鹿脯皮角。間遺之故衣。喜藏之。或見華人一著。旋復脫去。得布亦藏之。不冠不履。裸以出入。自以為易簡云。野史氏曰。異哉東番。從烈嶼諸澳。乘北風航海。一晝夜至澎湖。又一晝夜至加老灣。近矣。迺有不日不月。不官不長。裸體結繩之民。不亦異乎。且其在海而不漁。雜居而不鬪。男女易位。居瘞共處。窮年捕鹿。鹿亦不竭。合其諸島。庶幾中國一縣。相生相養。至今曆日書契。無而不闕。抑何異也。南倭北虜。皆有文字。類鳥跡古篆。意其初有達人制之耶。而此獨無。何也。然飽食嬉遊。于于衍衍。又惡用達人為。其無懷葛天之民乎。自通中國。頗有悅好。姦人又以濫惡之物欺之。彼亦漸悟。恐淳朴日散矣。

圖一 入蹕圖局部

二 題東番記後

陳學伊

余讀古史。所云羲農之世。皆草衣木茹之民。竊以為載籍久闊。謬悠之語。奚足深信。乃今讀《東番記》。方信其語之非謬。夫古史所記者。輿圖之北也。東

番之去吾泉也。僅幾日程耳。乃其裸體結繩。不異古史所云。則信乎輿圖之廣。古今記載之所不及者猶多也。記成於一齋陳君之筆。萬曆壬寅之冬。沈將軍勦東番鄰島之倭。一齋君實同舟往。倭既平。東番大酋德其為己除害也。率其黨出謁。且獻鹿餽酒焉。故一齋君得詢而誌之。假令不有沈將軍今日之巨功。吾泉人猶未知有所謂東番也。

國家承平二百餘年矣。東番之入紀載也。方自今始。不可謂不奇。余頃遊海濱。海濱人為余言此倭流毒三省。蓋數年矣。沈將軍一勦之後。海上之艘無他虞焉。則將軍之樹德。寧獨東番哉。其功尤不可謂不奇。有此奇功。故因以廣此奇聞。余讀斯記而兩奇之。漫書以志喜。